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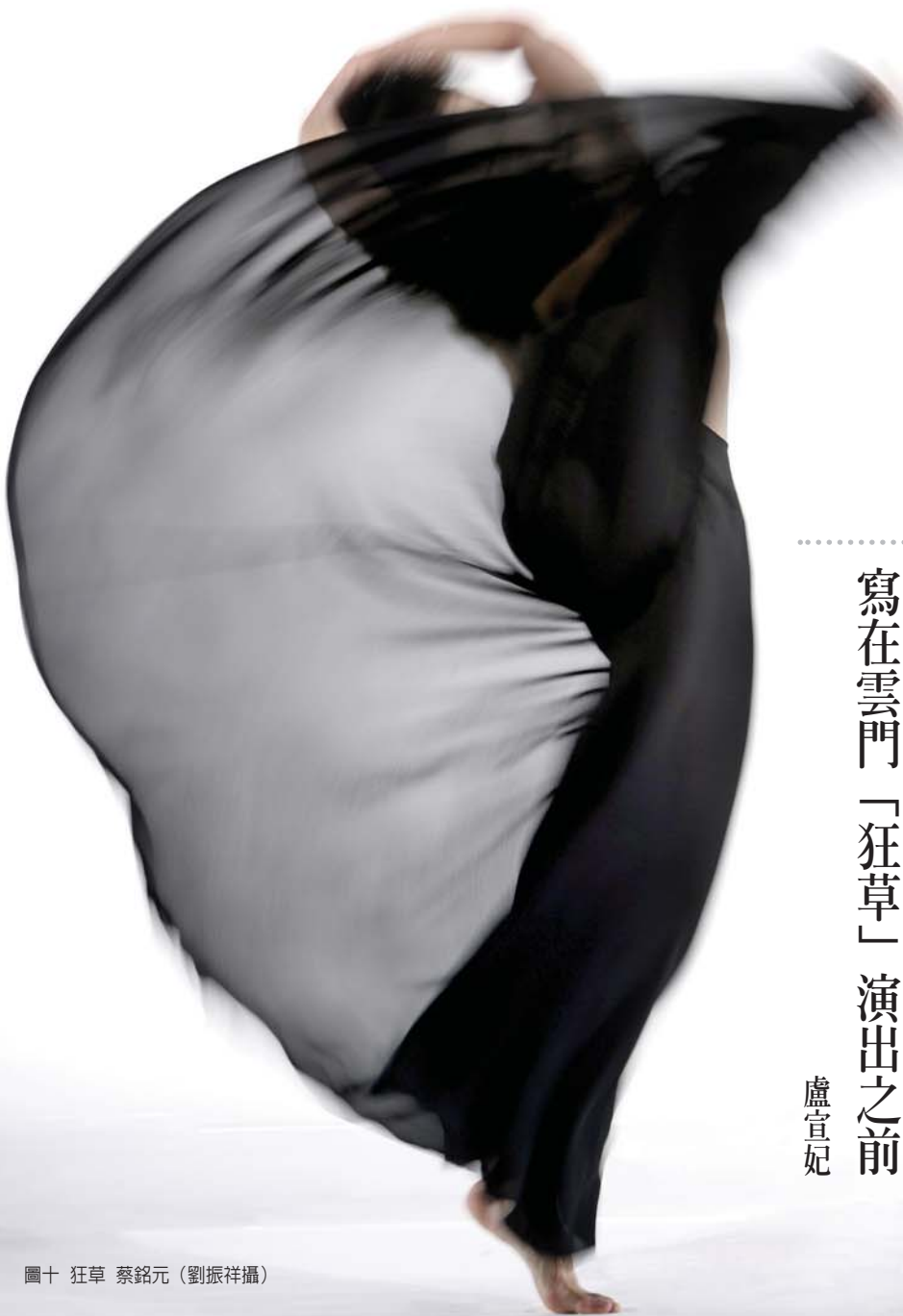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的書法跟全世界的藝術都不一樣，
因為它是舞蹈的，
我們常說「龍飛鳳舞」。
可是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奔雷隊去石與

輕如蟬翼的召喚

寫在雲門「狂草」演出之前

盧宣妃



圖十 狂草 蔡銘元（劉振祥攝）

八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，氣象局已發布強烈颱風泰利的陸上警報。雲門八里排練場裡，坐在排練桌前的林懷民，手點著菸，眼神專注、嚴肅地看著兩位舞者。他們正在為下午的錄影，做最後一次雙人舞排練（圖一）。

幾圈狂恣磅礴、擊地有聲的迴旋翻滾之後，舞者霎時停止。舞終。半晌，躺在地板上的翻了個身；雙腳跨開、半蹲著的雙手撐在膝頭，往上試著站起，又隨即落下。遠遠望著兩人無聲的喘息，才知道原來一陣狂舞，舞者所耗費的心力。但這個靜謐的時空張力飽脹，震懾得人無法言語。這情景，在所有正式舞臺中，從所未見。

書法的啟示

「我們的書法跟全世界的藝術都不一樣，因為它是舞蹈的，我們說『龍飛鳳舞』。可是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一九七〇年代的林懷民，其實已經開始思考書法與舞蹈的結合，但這之後，卻經過近三十年的累積與歷

練，才真正在舞臺上，書寫出源源不絕的動力與美感（圖二）。

雲門開始的時候，希望做出自己的東西，因此陸續發展出「白蛇傳」、「紅樓夢」等表現中國題材的舞碼。但漸漸地林懷民發現，熟悉「天鵝湖」、「海盜」等西方芭蕾舞曲的我們，在思想的底蘊與肢體的表現上，畢竟與外國人不同，我們的舞蹈最終必須從「語言」上來破，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東西。但舞蹈究竟是如何與書法牽結上關係的呢？

拿張旭的《肚痛帖》打個比方，「雖然舞蹈沒辦法表現『忽肚痛』三個字，但字的重量感、流動性，以及在空間裡佔據的位置。整個帖，從這麼重的開始，到忽然間流暢起來的秀麗，然後，又重了出來。這根本就是音樂的結構。而懷素的《自敘帖》是交響樂，是很完整的曲式構成，字裡行間的平衡與呼應對我的編舞來說，是很重要的啟示！（圖三、圖四）」史上知名狂草書家完美的章法結構、飛白虛實與表現性，在林懷民眼裡，無疑

與音樂、舞蹈具有相同特質。但畢竟舞蹈就是舞蹈，身體不僅無法取代書法，書法也無法呈現舞蹈的美感及所要表現的內容。因此林懷民的舞蹈不在詮釋書法，而在身體要如何表現書法講「奔雷墜石」的石破天驚與「輕如蟬翼」的質地？（註一）似虛而實的飛白又該是什麼樣子？動靜之間的「意」與「氣」，要如何在身體上持續、流動？

這想來容易的事，卻一直到九〇年代之後，才真正落實。



圖二 接受訪問時的林懷民



圖五 雲門八里排練場 狂草一幕 周章佺（邱德興攝）

舞者的孕育

舞蹈的材料，就是舞者的身體（圖五）。如何使舞者在肢體中幻化出飛白、虛實與墨分五色的種種，就必須從中國的訓練開始。說到這兒，林懷民緩緩談起了一個失敗的例子。

在「水月」、「行草」獲得無數掌聲之後，許多人都知道雲門請了

熊衛來教太極導引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早在八〇年代雲門就開設過太極課程，當時卻未持續。林懷民創辦藝術學院舞蹈系時，安排了每天的晨間太極，學生們也不喜歡。追根究底，「所有傳統的肢體訓練，都是蹲馬步，這腳要酸的，」而舞者自小受西方芭蕾舞或現代舞的訓練，「他

能蹦、能跳，他為什麼不能轉個四、五圈給你看？」年輕身體裡的感覺與激動如此過癮，如何能體會傳統對待身體，講內觀、講穴道、講氣的導引呢？因此，「這真的是個很嚴重的學習過程」。

一九九四年，林懷民開始讓舞者打坐，舞者們依舊排斥。「流浪者之歌」裡緩慢的動作，也讓活潑的舞者受不了。沒想到就在「流浪者之歌」受到國外觀眾的熱烈歡迎之後，他們開始沈澱下來，細細體會靜坐的道理與內斂的精神。林懷民打趣說，「我若早一點把熊老師請進來就被毀了，因為他們不專心學。而打坐沒坐好，馬步沒蹲好，下面的事通通都難。」

除了打坐、太極之外，雲門還請來徐紀教拳術。開始時，每天練習的第一個工作，就是四十五分鐘的站樁。至於書法與涵養方面，林懷民找來黃緯中教寫字，請蔣勳講書法，請辛意雲說《莊子》。幾年下來，有些舞者不論在國內或海外巡演都帶著字帖，細細領略帖中的文

字與抒情。林懷民說，「當全面碰觸這些東西的時候，你立刻瞭解書法的、虛實的、氣韻的，這些美學通通都是在一起的！如果我們碰觸得到這些意境，大概舞起來像不像書法，也不是那麼要緊了。」

舞者，就在這長年的陶養之中，逐漸感受到身體猶如一個大的宇宙，新鮮無窮、浩瀚幽微。湧泉該如何穩當？氣該怎麼走？身體還能如何表現？這些，就像書法家往往自問「書法還能怎麼寫？」是一樣道理的。

舞出「狂草」

「往往我只有六個禮拜在編舞。」說著，林懷民又點起另一根菸，「我們最近慢慢在解這個東西，也就是如何以身體突破『寫書法』的規範？而身體也是有規範的，這個規範如何能忘懷又仍然擁有？狂草就是你守這個法，但你的根底還在那裡面。這個斟酌，就變得很有趣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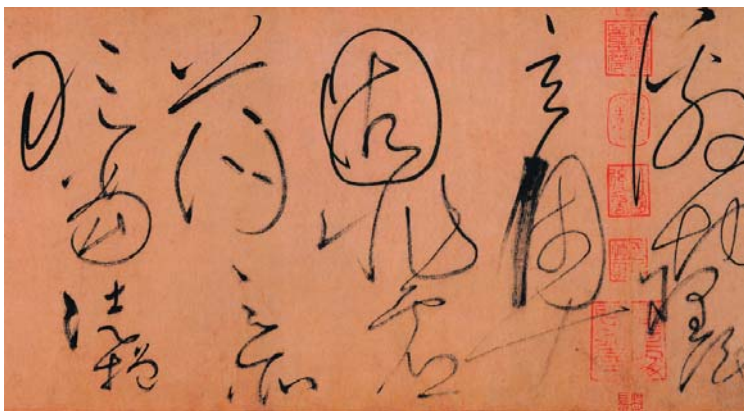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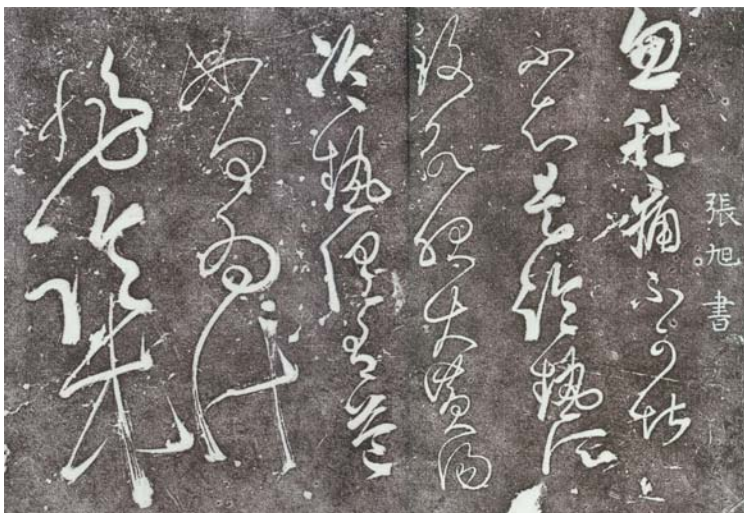
對林懷民來說，創作不是天馬行空的事，必須找出限制，才能有清楚

的方向。而編舞就像在解一個複雜的數學方程式，有身體、有佈景、有音樂，這邊一個翻滾，那裡一個迴轉，但好的結果卻會使觀眾沈浸在一種「感覺」之中。

十一月公演的「狂草」其實早已進入編舞階段，但直到八月底為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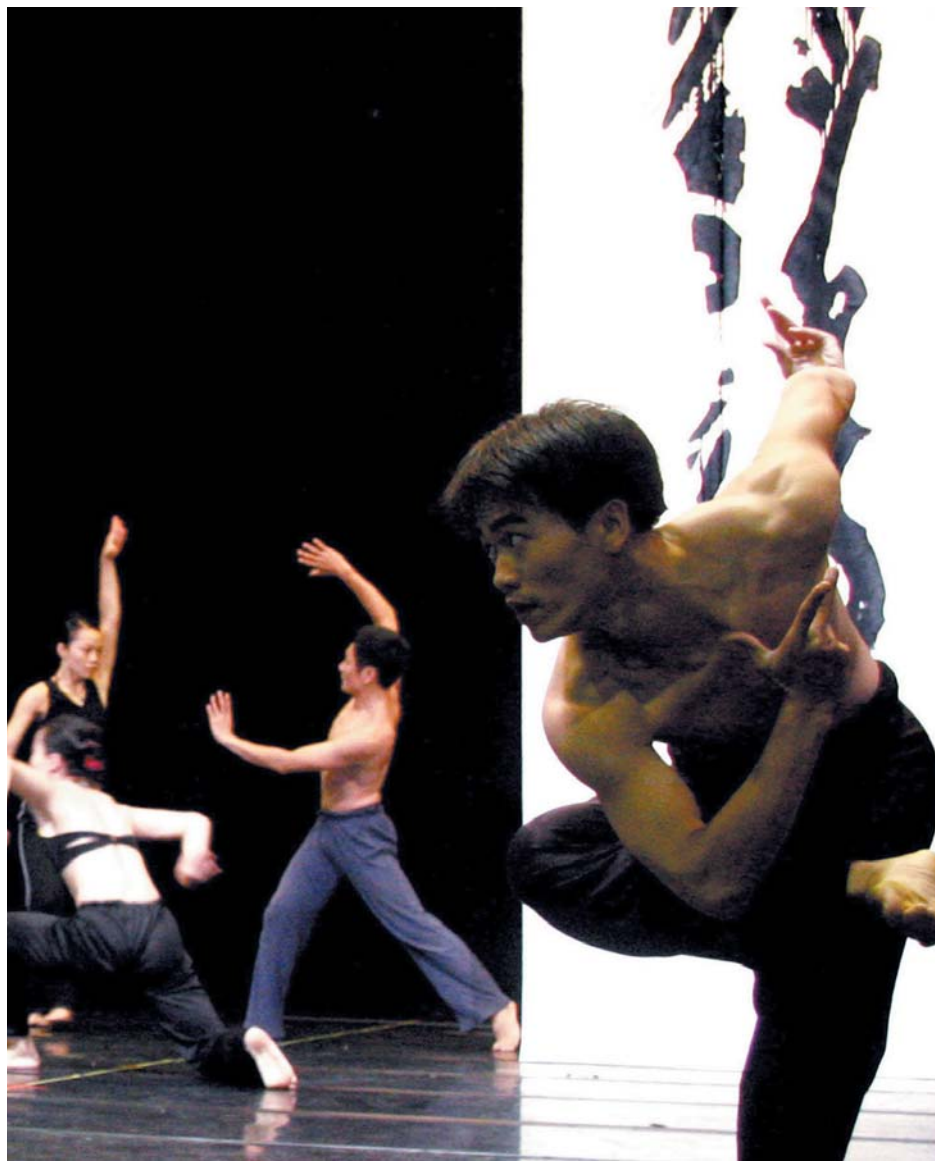
卻只編了四分之一，並且可能全部重來。這個階段的林懷民與舞者，必須將所有學到的筆勢、招式通通忘記，因為編舞的刹那已無法思考，全憑感覺。但重要的是，舞者們的素養，在出手投足之間，已然明瞭（圖六）。

而現在，舞者們每天大約有六小



圖三 唐 張旭 《肚痛帖》（引自石川九楊編集，《書の宇宙 九》，頁40-41）

圖四 唐 懷素 《自敘帖》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雲門八里排練場 狂草一幕 右 林佳良（邱德興攝）

時透過即興，來尋找肢體的各種可能。然後，林懷民就給點建議，再修改。「他們不斷拿他們的身體——像毛筆——在那邊塗鴉吧！」

古人提狂草，大抵跟醉、酒脫離不了干係，如懷素《自敘帖》中，就有「醉來信手兩三行，醒後卻書書不得」之句。但用在舞蹈，就必須有不同的發展。譬如身體很有趣，永遠直挺挺的，但在「狂草」裡面，「所有舞者被我逼得身體必須是歪的，重心是失重的。偶爾，還是要中規中矩，然後再破出去。」而身體的動作，有緩、有急，緩時必須掌握身體的細膩妍潤，急來又要有鴻飛獸駭的氣勢（圖七、圖八）。這些對林懷民和舞者來說，全都是當下面臨的考驗與挑戰。

那麼音樂呢？要等到整齣舞編好之後，才開始嗎？

「行草」裡氣勢磅礴的瞿小松，早在首演一年就開始創作舞蹈音樂，完成後卻在林懷民的建議下，重新改寫。「行草 貳」裡的John Cage（約翰·凱吉），則是林懷民在舞編完



圖一 雲門八里排練場 狂草一幕 王維銘與黃珮華（邱德興攝）

後，用直覺從John Cage的CD中選出音樂，一段一段兜起來（圖九）。（註二）「狂草」呢？「到現在音樂在哪兒還不知道。」

不過林懷民透露說，兩年沒放假的他，五月去了趟泰國。他在清邁，聽到一種非常美麗細緻的蟬聲，「嗯……，就這樣走著」。知名音響專家沈聖德，錄了被海浪拍打而滾動的石頭，那是「ke-la-ke-la-ke-la-ke-la」的聲音，另外還有數百隻牛的牛鈴發出「kin-lin-kon-lon-kin-lin-kon-lon」的，由遠而近，「這些，都給了林懷民一些想法。他說，「也許等到舞編完以後，全部使用自然的音樂。但音樂有很多可能性，舞蹈不是在表現音樂，而是要找到可以跟舞蹈產生互補的音樂。我的理論是，只要觀眾開始聽到音樂，不是感覺到音樂，這個舞，是失敗的。」

音樂既已有了眉目，舞臺背景應該也有想法了吧！

「墨水在宣紙上的暈散，非常非常有趣，我就喜歡這樣的東西！」林



圖九 行草 貳 邱怡文與蔡銘元（劉振祥攝）

懷民想從舞臺上方拉下長長的紙，讓墨水由上往下滴來，慢慢暈開——在舞蹈進行的時候。但試驗時卻發現，書寫用的紙平順光滑，墨滴既無蜿蜒，也沒有滲染，就這樣直直落下，整個舞台活像「黑濛濛的叢林」般。

爲了實現心中的構想，林懷民找上埔里中日特種紙廠，請他們製作耗費八個月才研發完成的特殊紙，命名爲「雲門舞紙」，只爲「狂草」所用。但這還不夠，因爲即使紙張變粗，墨水依然流得太快。林懷民又找上工研院化工所，請他們研發

走不動、黏性高的墨汁。然後，呈現也是另一個急待解決，是隨機與表現的問題。「每張圖案（Pattern）可以不同，但屬性必須一樣。並且，還必須考慮它何時該與字相呼應，何時要和流動的感覺相呼應？什麼時候不讓人家看見，什麼時候又停下來讓大家看到？」

不論舞蹈、音樂，或是舞臺，種種繁複待解的問題，至此爲止都還在實驗階段。但這些深切的意念與構想，卻叫人無法不想像「狂草」演出時，那種「馳毫驟墨列奔駟」（註三）的情景（圖十）！

延續

「狂草」就要首演了，「狂草」之後呢？

「即使做完這舞，事情好像也沒做完。因為書法是挖不盡的靈感，我每天讀這些東西，都會得到不同的啟發，提醒我自己的不足。因此這些動作、技術與身體的發展，都會繼續下去，即使不叫『行草』，不叫『狂

草』，我都覺得這裡面的道理，是非常珍貴的！」

也許「狂草」，是「行草三部曲」的一個句點，卻僅僅是雲門三十的一個小小逗點。來日方長，相信雲門在此階段之後，必定仍然會從書法與傳統中，開拓出更多美麗不朽的花朵！

後記

一九九九年九二地震隔日，林



圖六 雲門八里排練場 狂草一幕 周章倭（邱德興攝）

懷民帶著雲門的舞者，前往東勢參加救災工作。有些人對林懷民此舉深深不以為然，認為舞者的肌肉何其細緻，怎能用來擔荷重物！

但林懷民說，「雲門不只是一個藝術團體，他一開始就是個希望參與社會的組織。我在六〇年代成長，可以算是個左派。」林懷民的慷慨陳詞，與他的行動相應一致，所以雲門必須投入九二一救災。而面對台灣的社會現況，雖然我們非常需要美、渴望美，卻往往沒有得到回應，因此雲門一定要到鄉間表演。訪問前那個週末，雲門在高雄做「紅樓夢」的戶外公演，演出當時大雨滂沱。雨水將舞臺打濕，林懷民與工作人員拿起拖把將舞臺抹乾，再跳，但現場一萬多名觀眾都沒離開。林懷民跟大家說，「你們好棒！」

就這點而言，林懷民不免小小抱怨了一下故宮。「故宮是這麼大的地方，這麼多美的東西不釋放出來，不能怪我們的民眾不過去，因為他們覺得很遙遠，因為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。」美，是薰陶出來的。作為全世

界十大博物館之一的故宮，若能將氣勢宏大的《自敘帖》，局部放大貼在捷運站的看板上，若能將需要細細品味的《翠玉白菜》，貼在小小的車廂一角，「這個美，他天天看，天天看，下次再聽別人說懷素，他就會說『喔！我知道！』美，就是這樣來的。」

「台灣需要一些好事情，讓大家覺得台灣在進步，有希望。如果人人都能參與其中，那更好！」林懷民說，「就是幹吧！」

現在

的我們
或許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

空間，但雲門的投入與林懷民的籲求，是否能為這個時代留下更多的好事以及更多的希望呢？我們，引領企望！^{註釋}

註釋

一：「奔雷墜石」與「輕如蟬翼」，語出孫過庭《書譜》。

二：「行草」（二〇〇一）、「行草

貳」（二〇〇三）與「狂草」

（二〇〇五）三齣舞作，是林

懷民以書法為靈感所發展的

系列作品，合稱「行草三

部曲」。

三：「馳毫驟墨列奔

駟」語出懷素

《自敘帖》。



圖七 狂草 蔡銘元（劉振祥攝）